

## 《本南人無盡的抵抗之歌》 *BE' JAM BE The Never Ending Song*

Directed by Caroline Parietti and Cyprien Ponson, 2017, 86 minutes. Distributed by dawai dawai, France.

趙恩潔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儘管我們貧窮、艱困……誰能夠給予死者慰藉？森林就可以。在土壤裡，森林擁抱著並保護著死者。

--*BE' JAM BE The Never Ending Song*

森林擁抱著死者，保護著祖先，簇擁著世世代代的多元生命。森林擁抱著無可取代的聲景。所以在這部中譯《本南人無盡的抵抗之歌》的電影中，Caroline Parietti和Cyprien Ponson兩位導演不需要任何額外的配樂。相反的，除了人的聲音之外，還有無盡的風聲、鳥叫、蟲鳴；有藤蔓與動物皮革樂器橡皮般彈跳的音響，有生火與烹煮細膩的聲響；最後當然是綿延生長、此恨無絕期的抵抗之歌。

森林與本南人的聲音，他們必須被聽見。導演在一開始除了讓我們聽見這些聲音，更從本南人對於電影的觀點開始這部影片。一位男子說，你們說你們在拍電影對嗎？我們也有電影，我們是叫影子戲。被攝者以及挪用這段影片的導演們彷彿在說，本南人並不缺乏任何東西，也不羨慕外面的世界（後來我們知道，外面的世界，那是一個悶熱、吵雜、擁擠而不自由的世界，完全不值得羨慕）。只是，如果被奪走了森林，「一切將會毀滅」，本南人將失去一切。所以這支影片是一種對外的溝通，讓聲音被聽見的努力。本南人不是攝影機下被動的被攝者；他們是促使導演們想讓世人聽見的動力。

本南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如今在馬來西亞國境內的婆羅洲島上的

砂勞越的東部本南人。從八零年代起，東部本南人就是全球環保運動中抵抗森林沙漠化的英勇代表，令全球環保界人士敬佩的環保游擊隊，更是許多環保紀錄片朝聖的所在。早在阿凡達這部電影開拍以前，類似的劇情就完全在本南人的土地上演。差別在於結局。影片沒有提到以下這些歷史：東部與西部的本南人有著不同的社會組織型態與不同的自主程度。早在九零年代，西部的本南人，儘管厭惡森林被砍伐，卻無可奈何地配合，只希望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獲得一丁點的補償。當年，馬來西亞政府特別通過新法來懲罰抗爭者（原本，在森林設立路障是「無法可管」的），甚至將設立路障的本南人送入牢獄。政治與經濟，國家律法與資源剝削的雙重強迫，同時沈重地壓在本南人與森林身上。但在那之後，在東本南區的各地森林中，路障卻是不增反減。不只路障，本南人還有其他的抵抗技術：破壞電鋸、阻擋挖土機。對東部本南人而言，怪手挖土機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森林裡。為什麼財團與政府都聽不見森林的聲音？

時過境遷，森林砍伐仍未停止。今日，有更多的東部本南人放棄了土地。因為要承受的各種傷害與威脅太多。大多改信基督教的東部本南人對著神呼喊、祈禱，希望借用神的大能來停止伐木業的攻擊。還有本南人尚未放棄抵抗。如片中吟唱詩人說：只要一息尚存，他們還會抗爭到底。畢竟，如片中的本南人說：森林是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王。

畢竟，森林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場所，擁有無可取代的生計景觀。因此導演清楚讓我們看見森林與本南族人生計的密切關聯。憑藉著豐富的植物知識與狩獵技能，本南人能夠從從箭毒樹萃取出毒汁，再用樹筒發射毒箭頭進行狩獵。當他們自己不幸中毒時，他們也能利用其他樹種樹皮的治癒成分來療傷。他們的主食依靠sago西米樹做成的澱粉，幸運的時候有野味，西米就有肉能配著吃。本南人最愛獵物是野山豬，但如果有小山羌加菜，那也很不錯。他們狩獵、採集、烹飪，獲得溫飽與作為本南人的滿足。

森林是靈魂的棲息地。因此，當地人說了一個mutan的故事。mutan是一種藤蔓，在成為樹之前，鳥會飛來在小小的樹洞中吐出mutan的種子。mutan很精明，兩個星期後發芽，之後長出捲鬚，然後從樹洞中長出來。這時候，樹會抱怨木檀的沈重。每一次，mutan都說，他不會賴著太久，不久後就會離

開，請樹稍安勿躁。結果，好幾年過去，mutan還是在那裡，並未實現諾言。最後，mutan的藤蔓碰到地上，然後緊緊纏住樹，慢慢地把樹勒死了。被攝者說（也許，是為了出於保護他們的關係，觀影者並不特別被知會被攝者的姓名），那些伐木企業公司也對本南人做一樣的事情。樹被mutan纏住慢性殺死，如同本南人被大企業纏住而慢性殺死。

可以說，森林與樹就是本南人的靈魂，他們的自我。不是譬喻，不是象徵，森林就是本南人的自我。在過了十幾年的本體論轉向的今日，我們應該正視「森林是我們父母」的宣言。

這不是土地所有權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本南人的「財產」都是共享的，與森林萬物一同共享的。這更不是賠償金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森林不僅僅是提供生計，而是人在宇宙之中存在的終極意義，終極本體。

森林也賦予本南人抵抗的力量。伐木財團公司企業在森林砍倒樹木，開出赤裸的路，他們掌管那些四通八達，名為現代的道路。本南人必須舉步維艱地計劃設立路障。使用森林素材製作的路障。「他們應該離開。我們不要他們的金錢。」吟唱詩人不斷將現實的遭遇化為歌曲：本南人生命的故事，就是要看到藍加樹與其他樹木繁盛鬱蔥，那就是本南人的生命，如今我們要抵抗大企業。只要一息尚存，無處不戰。吟唱，那是他們的政治評論節目，歌詞裏頭有企業僱用的暴徒惡棍，他們騷擾、恐嚇、虐待族人。

當年的溝通無效，今日重演。被攝者說，請伐木業經理不要砍活著的樹，伐木業者還是照砍不誤。溝通不是不曾做過，而是溝通無效。

也許是因為溝通無效嗎？影片沒有太多畫外音的說明，只有人與森林。於是我們看到、聽到，森林承載無可取代的學習景觀。湖泊、野獸、遠山、足跡。本南人學習與享受學習跨物種的知識。一位被攝者說：

沒有政府提供的教育，我也能生存……這些宏偉的樹根這座森林是我的老師。他們為我遮蔽，讓我保持涼爽。讓我的心可以思考，做出正確行動。徐徐微風……不像在大都市，所有東西都令人不適，連風都是熱的。

為什麼人必須目睹家園被強迫性地貧窮化，只為了成就遠方的企業家、國家與政府的財富？為什麼人需要「定居」？為什麼人需要「教育」與「醫療」，即使這些本來已存在於森林之中？為什麼人要被強迫失去自己、還要被威脅恐嚇、被貶為低下？

影片沒有說，當年的威權政府完全無視東部本南人的自主性，忽視大名鼎鼎的瑞士非暴力抗爭者布魯諾在東部本南森林中拜當地長老為心靈導師，反而一股腦地責怪西方環保運動人士唆使本南人抵制伐木。政府用一種「白人來這邊教壞原住民」的傲慢姿態，怪罪原民住不懂得「發展」的偉大宿命。當年的總理馬哈迪說，任何阻撓只是在阻止馬來西亞這個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他還說，對於豐富的自然資源，用一點來換取國家經濟成長實在是無可厚非。設立路障完全是妨礙建設與發展。由於政府的這種態度，更多抵抗的本南人被送入監獄。怪手必然要繼續開下去，勢在必行。

這些年來，砂勞越的森林仍然逐漸死去，還是有本南人仍然不懈地樹立路障、希望最後的森林可以倖免於難。

如果森林不是可以轉變成經濟成長的物品，不是可以毫無所謂地奪取以換取財富的東西。如果森林不是可以被化為數字的「自然資源」。如果森林是你的家園，你的庇護所，你的學校。如果森林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而你卻必須忍受你的家人被一個個被砍倒、被活生生地剝皮、被迫殘不忍睹地死去。而你若不服從，就被恐嚇威脅、毒打一頓。

在這些辛苦及慘烈的歲月被吟唱、被訴說之際，觀影者如我，深深地感觸，「森林是父母」並不是一種象徵性的將物擬人，而是真真實實、腳踏實地的一種親密共生的跨物種親屬關係。